

毛詩正義

十

1

2

3

4

5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

臣

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至作周

正義曰

作文王詩

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

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

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為因戒

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總之

非箋受命至周邦

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

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案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

然故後世創基之主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
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
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
毛無明說鴟鵂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
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
與鄭同也尙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
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厯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厯志載其說於是賈逵
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

也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旣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

伐犬夷與伐耆伐邠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
鄭不見古文尙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
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
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
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尙
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
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
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
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
鄭意以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
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

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
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
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雖連以伐
崇改正之事下云受錄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爲受
錄而發受錄者卽謂受丹書王命之錄也以此知入戊
午部二十九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
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錄者以文王之
時所爲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旣言受命之
年卽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錄應河圖此等之事皆
由受錄而爲之故受錄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
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

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
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
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
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是助倉
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旣言入
戊午部二十九年受錄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
年爲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己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
年爲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麻
揆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

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
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麻拔之文王受
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
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
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
而伐崇居豐也卽云至磻谿之水呂尙釣崖王下趨拜
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維授金
鈐師名呂故得命卽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
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
拔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
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

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卽云俯取是得告之卽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部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厯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厯法其年則入

戊午部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一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部二十九年者依三統麻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卽以癸卯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

也己酉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
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
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
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卽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
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
部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卽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
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卽以六十除
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
年爲積日以日行一逆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
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

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
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
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
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按
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部二
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
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
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
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
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
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

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
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
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言別有他命鄭
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
雖云再命旣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
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卽改元而待後命何也
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
何所作旣天已使爲天子猶尙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
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
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
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於洛見黑

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
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
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
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
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
咸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
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
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
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
洛書是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
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

鳳皇通卦驗謂之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
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
乃始伐崇旣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
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
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
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
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
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
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
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旣得丹書於是
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

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
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
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
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
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
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
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
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大傳曰得三子
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旣同則黎者一物是文
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者也出車說文王之

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
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旣已稱王改正則反
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
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
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
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
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
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
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
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

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為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

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
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
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
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
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
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
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尙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
年得呂尙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
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
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
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一歸周者太公之謀

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胄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

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
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
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也往歸
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
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
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王以下
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
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旣衰之後天下復
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
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至左
右 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

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
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
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
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旣命文王
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
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
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
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
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
之 傳在上至歎辭 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
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

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尙書注云
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 箋文王至曰文 正義
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
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
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總受命之前爲
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天明治民之
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
所嘉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
諡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諡周
道也 箋大王至美之 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
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

也闕宮云實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鶩
鶩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
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
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 傳
有周周也時是也 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
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
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 箋
周之德至是矣 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
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旣明天命復是對上
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
傳言文至接人 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

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
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
箋在察至行之 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
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
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亶亶至亦世 毛以爲
亶亶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
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
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
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
不問本宗支子皆得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

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澤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又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誦不復已止也

鄭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為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得百世餘同 傳疊疊至支子 正義曰疊疊勉也釋

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云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

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
福及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
道箋哉。始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
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
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卽陳錫是也以能敷
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出稱誦是用明德而
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
知陳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右傳亦引此詩乃
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旣造周國
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
侯皆百世也傳不世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

顯則爲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言其
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
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
文 箋凡周至其功 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
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也凡
爲總辭顯爲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
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
亦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
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包重耳不謂不得世
位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
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爲列土諸侯或爲王朝

卿佐雖爲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外內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爲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

日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爲常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八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

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
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
以大功而許之耳 世之至以寧 毛以爲因上不顯
亦世又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
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
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
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之士生之于
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
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久安故歎美之
此濟濟然多威儀之眾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
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

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
 其多眾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
 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
 同也 傳翼翼至皇天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
 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
 思故以思為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
 者天號故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
 眾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眾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楨
 幹也 箋猶謀至之臣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思之
 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以意之

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爲願朝廷之士多妬忌賢能
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賢
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
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
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尙未知思
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
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爲恭敬
而論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
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
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爲用之矣 傳濟濟
多威儀 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

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總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形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穆穆至周服 毛以爲穆

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 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爲異餘同 傳穆穆至假固 正義曰穆穆美釋詁
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
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爲天所命宜爲堅
固故爲固也 箋穆穆至子孫 正義曰於爲歎美之
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
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
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
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
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
哉文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爲此命之言
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

臣以爲己有卽下云侯服于周是也 傳麗數至爲眾

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爲數也德之小者猶可

以眾敵之盛德不可爲眾言德盛則難爲眾故雖多而

服周深美文王言非眾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

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眾毛於上

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 箋商之至如德 正

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

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

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

事也言天旣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

其貴者耳其數旣多亦有不爲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

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卽侯甸男采
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
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
服皋陶謨所謂彌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侯服至爾祖 毛以爲商之子孫旣眾多今維乃服臣
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爲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
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旣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
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
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事
而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爲裸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
所服黼衣而舁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

令之從己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
不以疆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王之
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
修德服眾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 鄭唯上一句
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 傳則見
至無常 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
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之
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矣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 傳殷士至曰
冕 正義曰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
也膚美小雅廣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

言其見時之疾知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
灌鬯也舉裸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尙臭尙臭者
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
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
裸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爲送但裸時
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
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
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
故訓爲大也冬官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績繡
之飾則殷冕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
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

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箋殷之至以彊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裸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

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尙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者若爲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 傳蓋進無念念也

正義曰蓋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 箋今王至成王 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

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卽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至不易 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旣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

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
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眾心之時
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
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爲己戒何
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爲異以
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眾之福
也 傳聿述至多福 正義曰聿述言我永長皆釋詁
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配上帝故
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說
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
還戒此殷侯眾多故謂之庶國也 箋長猶至自來

正義曰長雖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
多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

傳帝乙已上

正義曰以失眾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

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閒雖行有善惡不喪眾心故
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
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成王畏相舉未亡以駮亡者耳其
實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 傳駿
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宜以至改易 正義曰鑒鏡
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之天命不
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

變改也 命之至作孚 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命
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
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者常布明其
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
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言行當順天因說
天難倣倣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
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欲倣無由王欲順之但
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
則皆信而順之矣 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
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 傳遏止義善虞
度也 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言文虞度釋言文 箋有

又至行之 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
知宜爲又也蕩曰雖無老成人而有成德者也
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
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能順天與此意異
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
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
順故言順天之事 傳載事刑法孚信也 正義曰以
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 箋天之
至香臭 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
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
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

卽知也 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
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
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
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
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
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
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變伐大商是武王
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
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
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

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爲總目餘皆同
箋二聖至大明 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
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
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
其益大故曰大明 明明至西方 毛以爲文王施行
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
驗在於上天由此爲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
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
爲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
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
不通達於四方爲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爲天

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 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總爲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 傳明明至於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 箋明明至效驗 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明赫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

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
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
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
以言赫赫在上也 傳忱信至挾達 正義曰忱信釋
詁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
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
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
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通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
挾日挾卽今之通義同也 箋天之至美周 正義曰
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
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

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使之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摯仲至之行 毛以爲旣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旣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 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 傳摯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

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
禮婦人從夫之諡故頌稱大妣爲文母大任非諡也以
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妣皆稱大
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
避大姜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日妻死曰嬪此
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
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旁稱女婦有德
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
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 箋京
周至志意 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
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

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卽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總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

也 大任至方國 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而

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 傳身重

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箋小心至由父母 正義曰

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

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傳集就至渙厓 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

義故以集爲就也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
載爲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也轉以相訓是合
爲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
水也釋文云渙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 箋天監至大

妣 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
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妣之小於
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
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
之命定於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

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爲沮勸
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
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爲生大妣所述意異故
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涇是也名山
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
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爲生賢
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妣嗣徽音
則文王之妻爲大妣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
故知謂生大妣所言居河之湄唯言有微燠之疾者小
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溼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
也 文王至其光 毛以爲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尙

存皆以文王爲主上旣言天爲生配此言成昏之禮故
言文王旣聞大妣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
以爲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旣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
知大妣之賢言此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馨作是天之
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妣之
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
禮成昏定也旣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
水之旁造其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
光輝乎言其明也 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餘同
箋文王至求昏 正義曰上旣言大妣之生此言文
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妣矣大邦有子女在嘉止之下是

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爲妃故知乃求
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昏
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卽問名也
傳侃磬 正義曰此侃字韓詩文作磬則侃磬義同
也說文云侃諭也詩云侃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
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
譬喻物云磬作然也 箋既使至女弟 正義曰以此
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
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之也
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總述
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

渭之涘故爲聞而美之旣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
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卽卜吉之謂上言納采
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
言文王旣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
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妹卽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
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
卦亦此意也 傳祥善 正義曰釋詁文 箋問名至
納幣 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
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爲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
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

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
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
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
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
有問名卜而得吉卽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
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
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卽是納采也
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旣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
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
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旣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
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

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妣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
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
王季尙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
必以文王爲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
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
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
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
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
造舟旣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
嫌而云文王不可哉 傳言賢聖之配 正義曰此解
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

迎亦明大妣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
故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尙身自親之餘禮行之
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
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
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妣之家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矣
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
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
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
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

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傳言受至光輝 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於迎大妣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

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箋迎大妣至等制 正義

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妣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卜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

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
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妣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
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 有命至
大商 毛以爲旣言迎得大妣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
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將命此文王
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爲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
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子女則以配文
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
行德義之故爲天降氣於大妣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
王得美氣之厚天旣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
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

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為天助也 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 傳續繼至德焉 正義曰續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妣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妣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為說也 箋天為至之行 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續女維莘猶在渭之

涖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
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妣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
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莘爲纘女
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言莘國之長
女以明之 傳篤厚右助變和也 正義曰篤厚變和
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尙右也轉而相訓是
右爲助也 箋天降至三五 正義曰厚生謂聖性感
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妣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
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
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卽連言之安
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

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變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馮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馮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

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厯廢滅劉歆作三統厯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厯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

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
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
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
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
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
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
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
鼇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鼇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
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
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
維東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類

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
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
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太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
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
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
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
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
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
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
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尙書
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厯劉向五紀論載

殷歷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龍則無術焉

殷商至爾心 毛以為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

言伐殷為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眾其會聚之時如林

木之盛也此眾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

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

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

眾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

以勝也 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眾盛天命有歸天乃

維予其為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興

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

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

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眾人應難之今眾人不以己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子人勸所以能克也 傳旅眾至望周 正義曰旅眾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尙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眾而不爲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

滅殷傳意當然也 箋殷盛至師勝 正義曰牧誓云

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
及詩作晦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
授子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
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
也土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
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
之爲侯亦可矣 傳言無敢懷貳心 正義曰言無敢
則是軍眾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故傳以無貳爾心爲眾人無敢懷貳心卽左傳所謂同
心同德是也 箋臨視至疑心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

闕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
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
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
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眾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
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
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至清明 毛以爲上言
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
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
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牡馬彭彭然皆彊盛維
有師尙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
武王車馬鮮彊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

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
復濁亂之政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疆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眾以朝旦昧爽
清明之時伐之也 傳洋洋至下殷 正義曰洋洋文
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爲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
明也駟馬白腹曰駟釋畜文郭璞曰駟赤色黑鬣也檀
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
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
戎事乘駟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
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主之意異 箋言其至且
整 正義曰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

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
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
馬之彊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閒暇於事
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眾
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
貴閒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尙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
權詐矣而雒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爾兵革審
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
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己之謀所
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己當預爲之
備所以貴權謀故美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

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美耳
若前人德與己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
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
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
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
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
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
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
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爲小
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

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
戮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
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
命也雖成湯伐桀尙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
軍士雖爲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 傳師太師至

涼佐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

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
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
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
磻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其言
皆可與尙父義同尊之爲作此號故雜師謀云號曰師

尙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雒師
謀云呂尙釣厓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
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
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尙右也左右亮也轉
以相訓是亮爲佐也亮諒義同 箋佐武王爲之上將
正義曰太誓云司馬存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
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
司馬也 傳肆疾至清明 正義曰釋言云寃肆也郭
璞曰輕寃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
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

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爲天下
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
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
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
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
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箋
肆故至乃誓 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卽
上變伐大商協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卽上檀
車四駟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卽尙父鷹揚
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
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

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
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
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者以會者遇值之
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
當橫爲會甲旦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大雅

縣

棧樸

旱麓

思齊

縣九章章六句至大王正義曰作縣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大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為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縣縣至家室正義曰縣縣然不絕者是瓜紹

之跖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恆小於本若將
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胄封爲諸
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
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
爲微此事在何時乎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旁已則然
矣居沮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
公號爲亶父者於漆沮之旁其爲宅舍纔作陶復陶穴
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入人眾不多未敢有其
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 傳緜緜至漆水 正義曰緜
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跖駒其紹跖舍人
曰跖名駒小瓜也紹繼謂跖子漢中小瓜曰跖孫炎曰

跖小瓜子如酌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跖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跖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酌故謂之跖跖是酌之別名故云跖酌也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也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耳其禹貢雍州云漆沮旣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蓋漆

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 箋瓜之至沮漆 正義曰瓜
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
酌故謂之舛其實瓜之與舛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
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
言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
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
之後不能如嚳爲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
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
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
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
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

乃帝嚳之胄是嚳爲瓜而稷爲厥自稷以下祖紺以前
皆爲厥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郃
遷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是在郃在邠皆縣縣
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
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
而生后稷經云卽有郃家室周本紀云舜封弃於郃號
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郃也公劉云篤公劉于
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
不復得我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先其官而自窋
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

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
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幽自不窋
始矣言公劉遷幽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幽其
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
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幽地猶尙往來邠國未卽
定居於幽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遂往
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
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
幽是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幽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
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大王而德益盛者
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大王爲始周

之追王上至大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大王之基
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
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
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漆沮謂在幽地但
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
亦有漆沮也 傳古公至家室 正義曰以在幽爲公
故曰幽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
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
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
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
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說或殷以亶甫爲

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
云亶甫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不從或說也自古
公處幽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
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卽云處幽爲異耳莊子與呂氏
春秋皆云大王亶甫居幽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
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
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
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
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
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

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
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
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
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
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
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
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
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
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
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左馮翊夏陽
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

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
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
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
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
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
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
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
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
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
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
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
國擅徙者三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定世有盛衰王
政旣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
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
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閒田或
可先是閒處也旣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
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
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
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

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

宗廟乎是幽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幽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幽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卽幽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箋復者至章發 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幽時也本其在幽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幽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

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幽未有室家爲下
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
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至胥宇

正義曰言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
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
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
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旣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
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 傳率循至宇居 正
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潞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
及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
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 箋來

朝至賢知 正義曰大王與眾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澣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至于茲 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廡廡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堇葵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幽人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

而不復去也 傳周原至契開 正義曰周原在漆沮
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臚臚故爲美也茶
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堇荳枌榆則
堇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芟堇草郭璞曰卽烏
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嬖姬將譖申生寘鳩於酒寘
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
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荳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
堇是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
也春官華氏掌其燹契以待卜事注云土喪禮曰楚燹
置于燹在龜東楚燹卽契所用灼龜也燹謂炬其存火
也土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燹之木燒

之於燹炬之火旣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
卜之旣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
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
契開耳 箋廣平至從矣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
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
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
以此可居於是始與幽人從己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
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
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眾然則箋云始與幽
人從己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
略耳人謀旣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

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見謀及卜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筮卜從至於是 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如筮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迺慰至執事 正義曰上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

皆在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箋時耕至澣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上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聞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

與周原不能爲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
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荅曰幽地今爲柁
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
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
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
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至翼翼 正義曰民旣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
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
之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
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
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

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

箋司空至位處 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

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部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傳言不至爲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孫炎曰

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 箋繩者至爲繩 正義曰傳言不失繩

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掾之至弗勝 毛以爲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掾言掾之者眾多阨阨然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

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
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磬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
勸事樂功競欲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鄭唯以度爲
投語異意同 傳採蘩至馮馮然 正義曰說文云採
盛土於器也採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蘩者盛土之器言
採蘩者謂採土於蘩也取土必多故陜陜爲眾王者度
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陜陜薨薨皆是眾多之義舉其
眾多言百姓相勸勉也篋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
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
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脯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 箋採
桴至板中 正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桴引

取也故以抹爲浮言桴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
傳不異也藁藁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藁義不强
故云度猶投也 傳磬大至樂功 正義曰冬官鞀人
爲皋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
故云大鼓也鼓是總名磬是鼓之別名今磬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磬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
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
休是其勸樂之甚也 箋五板至役事 正義曰五板
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說
不勝之義傳以磬鼓爲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
側有小鼓謂之應聲朔聲此經磬是大鼓也鼓謂聲也

禮法當有二鼓故磬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磬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鞀人爲磬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磬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旁有小鼓也箋謂鼙爲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誤耳定本云鼓役事迺立至攸行 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皋門此皋門有仇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太社立此社者爲動大眾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

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皋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豕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豕土非諸侯之社則皋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皋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皋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皋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皋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

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
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爲天
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
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尙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
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
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
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
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
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皋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
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

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 箋諸
侯至庫雉 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
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
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
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皋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
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
稱皋門之楛諸侯有皋門也諸侯法有皋應大王自爲
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皋門
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
堂位云天子皋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
門是天子亦有皋應故云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

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
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
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褻賞故也謂應門
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
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雖有外
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
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
門也 傳豕大至大社 正義曰豕大戎大醜眾皆釋
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
之謂殺地是社爲土之神也豕旣爲大土爲社主故知
豕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

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眾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爲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

制以爲天子之法以其遂爲天子之社故以豕土言之
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
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
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箋大社
至之肉 正義曰鄭以豕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
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豕土矣以爲乃立
豕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眾將所告而行以出
大眾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
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三傳皆
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
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蜃於社不敬

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自器令色白然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內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內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內無曰字也 肆不至喙矣 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眾之義故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仁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而

奔突矣混夷逃布如是維其凶劇矣大王則遷居避狄
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跡雖殊而興國則一故連而美之
也 傳肆故至成蹊 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
說文云愠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愠爲恚說
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
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
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眾旣多非徒成蹊
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
有荒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
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
正月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

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械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箋小聘至之意

正義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椽不言櫟是柞陸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椽白椽釋木文郭璞曰椽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疏云三蒼說椽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椽直理易破可爲櫝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椽或曰白柞此二說不同未知

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知接上豕
土爲義大王立豕土有用眾之義用眾欲以伐人故文
王不絕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有所惡當有
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柔之定
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
聘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
徒一旅之眾混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旁而聘
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 傳駢突喙困

正義曰說文云駢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駢矣然則
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
箋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昆夷之患故

知混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兌矣是聘者士眾行於道
今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
惶怖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械拔
矣故知入此柞械之中而逃亡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
與鄰國往來而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
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
眾謂其伐已故奔入柞械以逃避之士眾主爲聘行實
無征伐之意但大眾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
伯成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
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駝矣
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大夷此云一年者

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
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
歸則執訊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
爲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恚惡惡
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
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
卽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
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混夷
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強
戰則民死爲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
已廣民眾兵強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定之

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大王之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眾文王於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大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

傳質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爲成以成爲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盍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右故也斑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爲選士爲大夫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箋虞芮至業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大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大王

於縣縣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
故知動彼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王業日
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此直增動大王民之初生耳
而連言縣縣者明大王於縣縣之中而初生王業今文
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縣縣後之初生故連言之
傳率下至禦侮 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
之義疏附者此臣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
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
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
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今天下皆奔
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

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
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
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尙
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
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
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
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
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
書傳說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
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

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
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
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
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正亦有四友以禦
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
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
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
不獨指彼四人也 箋予我至趨之 正義曰予我釋
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
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
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

力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棫樸五章

章四句芄芄至趣之 毛以爲芄芄然枝葉茂盛者是

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眾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旣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爲芄芄然枝葉茂盛之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

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芄芄
至蕃興。正義曰芄芄是械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
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
伐木析之謂之薪旣以爲薪則當積聚標在薪下故知
標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
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
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
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
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
按至燎之。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
祭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

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芄芄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燼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樵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樵之與大宗伯樵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樵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樵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樵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

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
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
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禋之也皇天上帝月
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
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也
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
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
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
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
辰之文卽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

示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
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文可
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
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
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
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瘞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
陰之精上爲夫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
祭月有二禮月之從瘞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
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
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
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

之諸儒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饗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禋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評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禋燎箋義爲長 傳趣趨 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 箋辟君至積薪 正義

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
文王也文承上禎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 濟濟至攸
宜 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
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
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
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
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
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
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
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傳半圭曰璋 正義
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

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

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

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 傳峨峨至髦俊 正義
曰以峨峨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
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章爲祭合於爾雅毛不爲
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 箋士卿士 正
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宗伯之卿故言
卿士也 淠彼至及之 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
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涇水之舟船此舟船所
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眾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
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
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
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徃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

進也 傳泝舟行貌楫權 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

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或謂之權

則毛以時事名之 箋烝眾至政令 正義曰烝眾釋

詁文泝泝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

之事故爲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傳天子六軍 正

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

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 箋周王至百人 正

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

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

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

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裸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止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

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箋周王至作人 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至四方 毛以爲上言文王之表章

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爲器所以可雕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爲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 鄭以爲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 傳追雕至相質 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

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雕釋器說治器之名云
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雕金謂之
鏤則金不爲雕言金曰雕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
通論語曰朽木不可雕木尙稱雕明金亦可爲雕也以
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質也王
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矣其質如金玉矣
箋周禮至可樂 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天官追
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爲之唯祭
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爲
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
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覩物從目生名觀者

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爲
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
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覩金玉然言政
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
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
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 箋我王至爲紀 正義
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
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
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
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
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旱麓

六章章四句至干祿焉 正義曰作旱麓詩者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

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後之君并脩
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
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
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
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
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得祿是敘者要約之
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
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千祿故因取而互
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
百福千祿之事也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
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至豈弟 毛以爲視彼周國旱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眾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尙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 鄭說在箋 傳旱山至眾多 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

木材則受注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而非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眾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莒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箋旱山至德教。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

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
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
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
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
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旣茂盛民
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
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箋君子至樂易 正義曰以
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
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
亦應之旣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
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瑟彼至攸降 毛以爲上言

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
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
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
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
之圭瓚卽是福祿下也 鄭以黃流謂鬯酒爲異餘同

傳玉瓚至圭瓚 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

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
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
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
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
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
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
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
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
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
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
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
以九命言之也 箋瑟絜至此賜 正義曰以瑟爲玉
之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
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

隨之故知黃流卽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狀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

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尙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袞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

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
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
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
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
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
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
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
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
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
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釜鉞八
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

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
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
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溲賜以朱戶以
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
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
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
是其九賜之事也 鳶飛至作人 毛以爲大王王季
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
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
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
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

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鴟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卽鴟也名旣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鷲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鳶鳶在梁以不驚爲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王季旣成民事乃以事神有清絜之酒旣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牡之

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
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 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言年豐畜碩 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

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
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
取彼意也 箋既載至二者 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
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卽云以
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
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
清酒總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

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牲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尙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

亦謂之得大大之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眾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燠燎而除其旁草矣旁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

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
福干祿焉。箋葛也。至而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
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爲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
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旣言依緣先人故知下言不回者
是不違先祖之道。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義
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
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
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
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
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

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妣之賢亦生管蔡而
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
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爲後法耳 思齊至斯男 毛以
爲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爲
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爲母也此大任又常能思
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京師王室
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爲大妣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
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眾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
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
之所續是其得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
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餘同 傳齊莊至王室 正

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爲大任思愛
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
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
之 箋京周至卑小 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
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爲故知思其配
大王之禮也能爲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
過也既能爲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
故知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
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温天王狩於河陽穀梁

傳曰會於温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 傳大妣至百子 正義曰定六年左傳云大妣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大妣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妣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妣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眾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妣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

母弟也。郈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郈、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郈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郈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惠于至家邦，毛以爲文王以母

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
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
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
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化本復行此化
至於兄弟族親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爲法迎治於
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
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 鄭以爲文王雖聖能屈己
從眾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大
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
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言甚蒙
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

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
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政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
爲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也 傳宗公至恫
痛 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痛云陳其宗器皆謂宗
廟爲宗又下頌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
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
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箋惠順至凶禍 正義曰惠
順釋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
諮於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
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
神明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

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

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
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傳刑法至御迎 正義
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
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
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
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箋寡妻至御事 正義曰
以上言大妣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
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
也易傳曰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
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
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

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勛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御宜爲治也 離離至不瑕 毛以爲文王之德行離離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甚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旣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

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爲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總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雖雖然尙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靡宮也肅肅然尙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

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尙和也文王之在
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爲疾害
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
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 筓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
文之下言肆肆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
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
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
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
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
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

云養老於大學王制說大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廱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爲羣臣助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尙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尙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尙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 傳以顯至無厭 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 箋臨視至高大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

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爲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爲在宮下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而志强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爲其一入之所學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

爲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 傳肆故至假大 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 箋厲假至之深 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或作癩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

已釋詰文以厲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痕亦是病人之事殄旣爲絕則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靡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待行禮乃變也不聞至斯士毛以爲言文二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

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
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
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
與古合亦好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爲髦俊也 鄭
以爲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
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
之以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
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
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
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
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此士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之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 傳言性與天合 正義曰傳言性

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箋式用至求備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尙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

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爲長不諫爲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旣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其焉上言賢才之質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貴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爲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傳造爲

正義曰釋言文有爲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
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
所造爲進於善也 箋成人至造成 正義曰箋以此
爲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爲大夫士也小子
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爲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
其因祭而化故爲皆有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
成不謂此時已成也 傳古之至俊士 正義曰此美
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
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 箋古之至之
美 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
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

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與之則擇也王靈之文王卦與古合

文王而古之人慎言謂世淫無其文王也引文王

則不爾也謂曰知也

其四祭而外也

謂祭主未與之祭也

謂與祭也

謂與祭也

謂與祭也

謂與祭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七